

过常宝 刘德广 / 主编 侯文化 / 选编

朱自清 ● 等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名家诗经



人们常常以为，科技是需要普及的，于是有了科普读物，而文化其实也需要普及。因为中华文化中有许多不为大众所熟知的经典，经典中蕴藏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而只有大师、名家才能将经典读出通俗，并使读者于深入浅出的文字里获得经典文化的精髓和读书的乐趣与方法。



中國華僑出版社

朱自清 ● 等著

过常宝 刘德广 / 主编
侯文华 / 选编



名家诗经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名家品诗经/朱自清等著.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80222 - 805 - 4

I. 名… II. 朱… III. 诗经—文学欣赏 IV. I207. 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92521 号

●名家品诗经

著 者/朱自清等

出版人/方 鸣

责任编辑/李晓娟

封面设计/周 春

版式设计/梁小位

责任校对/钱志刚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开 印张/19.5 字数/300 千字

印 刷/北京中兴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 - 7 - 80222 - 805 - 4

定 价/33.0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安定路 20 号院 3 号楼 305 室 邮编:100029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前　　言

这部《名家品诗经》，旨在透过“名家”视角，向广大的《诗经》爱好者和研究者展示一个全方位、多层面的诗学世界。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入自西周初期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小雅》中另有六篇“笙诗”，有目无辞），所以又称《诗三百》。《诗经》最初仅称《诗》，被汉代儒家奉为经典后乃称《诗经》。《诗经》的内容，就其原来性质而言，是演唱的歌词。《墨子·公孟篇》曰：“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意谓《诗》三百余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史记·孔子世家》又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这些说法虽或尚可探究，但《诗经》在古代与音乐和舞蹈关系密切，是无疑的。按照乐调的不同，《诗经》分为风、雅、颂三大部类。风包括十五“国风”，共 160 篇，是当时各个诸侯国的土乐小调。雅，是指雅乐，是当时周天子都城附近的乐曲。雅又有大雅、小雅之分，这与产生的时代有关。雅诗共 105 篇，既有当时都城附近的民歌，也有一部分是文人创作。颂，是古代祭神祭祖时用的歌舞曲。颂又有周颂、鲁颂、商颂三部分，共四十篇，大约是由当时王朝中的史官或巫祝等人创作的。

《诗经》在汉代被列为儒家经典，两千年来，《诗经》的研究著作甚多，虽然亡佚不少，但至清代《四库全书》尚收录有 146 种，其中著录书 62 种，存目书 84 种。存目所未收以及《四库全书》以后问世的著作尚未计算在内。

秦汉以前，尚没有关于《诗经》的专门研究著作，只有孔子、孟子、荀子等圣贤的零星诗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汉代和宋代是研究《诗

经》等儒家经典的两个重要时期,被后人称为“汉学”和“宋学”。“汉学”注重训诂,其于文字及名物制度的疏解方面,对后人探究诗义有极大助益。但汉人常以礼教说诗,又恪守家法,强附史事,穿凿附会之处甚多,此为其不足取处。“宋学”注重义理,对汉、唐旧说特别是《诗序》的穿凿附会提出质疑、批判,而其缺点是多凭空臆断,而且封建礼教意识形态观念太强。清代乾嘉以来,“汉学”复兴,出现了多部疏解《毛诗》的专著。清代学者凭着文字、音韵、训诂等方面的深厚功力,在《诗经》阐释方面取得了重大成果。同时,由于辑佚之风的兴起,“三家诗”的收集整理工作也取得较好成绩。晚近学者,如王国维、闻一多、顾颉刚、朱自清、钟敬文等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力排汉学、宋学门户之见,进一步从文学、史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各个角度阐发《诗经》大义,把《诗经》研究不断推向前进。

几千年来,《诗经》始终扮演着多重角色,它是统治者进行教化的教科书,是实现国家一统的文化工具,是古代士子参加明经八股的经典,是史学家研究先秦政治社会生活的史料……然而《诗经》首先是诗,首先是一部文学著作。它是一座宝藏,蕴含着丰富的营养。它不应该仅仅是统治者的工具和学者的研究对象,普通民众同样也需要它。本书所选,基本上都是近百年来在《诗》学领域曾引起过一定影响的研究成果。在编选过程中,我们坚持以下两点原则:

第一,权威性与通俗性的结合。本书各篇的作者,大多数都是在文学、史学领域卓有成就的“名家”,有的兼具学者、作家双重身份。他们本着对《诗经》的挚爱,基于深厚的学养以及对社会人生的深刻体察和领悟,从不同的角度、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展开对《诗经》的阐释。他们的见解虽然不能说一定就是真理,但无一例外都以求“真”为旨归,他们的态度是严肃的,其结论是具有权威意义的。同时,由于学养深厚,领会深切,即使是规范的考据、说理文章也能够深入浅出、通俗晓畅、明白自然。在本书的第三部分,我们特地选取聂石樵、袁行霈等老一代知名学者的诗歌鉴赏文章,在短短的篇幅中将诗歌的思想意蕴和艺术表现阐发出来,文笔优美,情韵盎然,融诗情与灵智于一体,本身就是一篇篇美文。

第二，选文尽量系统、全面。在本书编选过程中，我们尽可能对《诗经》研究史上所出现的各类课题都有所涉及。全书共分为四章，第一章是《诗经》总论部分，所选文章就《诗经》在先秦社会中的传播运用状况、孔子与《诗经》的关系、三家诗、毛诗、毛诗序等基本诗学问题作出论述；第二章涵盖《诗经》思想意蕴，重点介绍《诗经》题旨大意、思想义理方面的内容；第三章着重《诗经》艺术精神，对《诗经》的诸多艺术表现手法如赋、比、兴、重章叠句、回环复沓、叙事抒情手法等作出介绍；第四章是《诗经》的文化散论，就《诗经》中所蕴含的文化成果进行论述。总之，我们尽量对《诗经》研究领域各方面的重要问题都有所涉及，力求使读者通过阅读本书，就能够对《诗经》有一个较为系统、全面的了解。

《诗经》是千年以前洪荒世界中开出的一朵绚烂的奇葩，是中国诗歌乃至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个光辉起点。它从多个方面表现了那个时代绚丽多彩的现实生活和风土民情，反映了各个阶层人们的欢喜悲忧爱恨情愁，它雍容典雅、清丽深婉、情韵悠长。它与南方的“楚辞”双峰并峙，分别开启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诗歌创作的光辉里程。

目 录

189	183	叁	154	138	130	115	099	貳	079	060	050	009	003	001
壹 洪荒中开出的一朵奇葩														
《诗经》第四 朱自清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顾颉刚														
从《诗经》看殷周三世的婚姻关系 骆宾基														
孔子和《诗经》 夏传才														
三家《诗》、《毛诗》和《毛诗序》 夏传才														
恒久之至道 不刊之鸿教														
《诗经》讲义 闻一多														
谈谈《诗经》 胡适														
诗部类说 傅斯年														
毛诗正义十一则 钱锺书														
《诗经》的思想内容 张西堂														
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														
《诗经》谈片 顾随														
关于《诗经》中章段复叠之诗篇的一点意见 钟敬文														

起兴 顾颉刚

《诗经》的艺术表现 张西堂

说尽心中无限情——《卫风·氓》赏析 马茂元

赵昌平

说《小雅·何草不黄》 廖仲安

漫谈《关雎》 聂石樵

一往情深——《周南·汉广》赏析 袁行霈

肆 《诗经》文化散论

中和：《诗经》的审美理想与中国文化的基本品格 廖群

驷马车中的诗思 扬之水

诗之酒 扬之水

野性婚恋诗篇中的生命精神 李山

说鱼 闻一多

285 279 270 256 239 233 229 226 220 198 193

名家
品
詩經

一 洪荒中开出的一朵奇葩

——《诗经》总论

朱自清(1898~1948),不仅以诗人、散文家著称于世,且是一位卓有成就的古典文学学者。《经典常谈》是介绍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哲学经典的启蒙读物,包括《说文解字》、《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三传、四书、《战国策》、《史记》《汉书》、诸子、辞赋、诗、文等十三篇。《诗经第四》即是其中一篇。在短短的篇幅中,对诗的起源、诗言志、赋诗用诗、《诗序》、六义等一系列《诗经》基本问题都有透辟精到的见解,语言通俗流畅、深入浅出,是《诗经》爱好者和研究者的入门导读。

《诗经》第四

朱自清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①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

① 《吕氏春秋·古乐篇》。

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①歌谣可分为徒歌和乐歌。徒歌是随口唱，乐歌是随着乐器唱。徒歌也有节奏，手舞脚蹈便是帮助节奏的；可是乐歌的节奏更规律化些。乐器在中国似乎早就有了，《礼记》里说的土鼓土槌儿、芦管儿，^②也许是我们乐器的老祖宗。到了《诗经》时代，有了琴瑟钟鼓，已是洋洋大观了。歌谣的节奏最主要的靠重叠或叫复沓；本来歌谣以表情为主，只要翻来覆去将情表到了家就成，用不着费话。重叠可以说原是歌谣的生命，节奏也便建立在这上头。字数的均齐，韵脚的调协，似乎是后来发展出来的。有了这些，重叠才在诗歌里失去主要的地位。

有了文字以后，才有人将那些歌谣记录下来，便是最初的写的诗了。但记录的人似乎并不是因为欣赏的缘故，更不是因为研究的缘故。他们大概是些乐工，乐工的职务是奏乐和唱歌；唱歌得有词儿，一面是口头传授，一面也就有了唱本儿。歌谣便是这么写下来的。我们知道春秋时的乐工就和后世阔人家的戏班子一样，老板叫做太师。那时各国都养着一班乐工，各国使臣来往，宴会时都得奏乐唱歌。太师们不但得搜集本国乐歌，还得搜集别国乐歌。不但搜集乐词，还得搜集乐谱。那时的社会有贵族与平民两级。太师们是伺候贵族的，所搜集的歌儿自然得合贵族们的口味；平民的作品是不会入选的。他们搜得的歌谣，有些是乐歌，有些是徒歌。徒歌得合乐才好用。合乐的时候，往往得增加重叠的字句或章节，便不能保存歌词的原来样子。除了这种搜集的歌谣以外，太师们所保存的还有贵族们为了特种事情，如祭祖、宴客、房屋落成、出兵、打猎等等作的诗。这些可以说是典礼的诗。又有讽刺、颂美等等的献诗；献诗是臣下作了献给君上，准备让乐工唱给君上听的，可以说是政治的诗。太师们保存下这些唱本儿，带着乐谱；唱词儿共有三百多篇，当时通称做“《诗》三百”。到了战国时代，贵族渐渐衰落，平民渐渐抬头，新乐代替了古乐，职

① 英美吉特生《英国民歌论说》。译文据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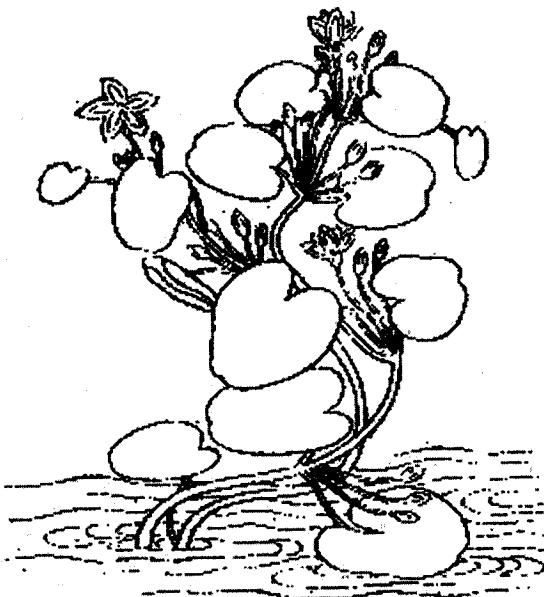
② “土鼓”“蒉桴”见《礼运》和《明堂位》，“苇篇”见《明堂位》。

荇圖

业的乐工纷纷散走。乐谱就此亡失，但是还有三百来篇唱词儿流传下来，便是后来的《诗经》了。^①

“诗言志”是一句古话；“诗”（誼）这个字就是“言”“志”两个字合成的。但古代所谓“言志”和现在所谓“抒情”并不一样；那“志”总是关联着政治或教化的。春秋时通行赋诗，在外交的宴会里，各国使臣往往得点一篇诗或几篇诗叫乐工唱。这很像现在的请客点戏，不同处是所点的诗句必加上政治的意味。这可以表示

这国对那国或这人对那人的愿望、感谢、责难等等，都从诗篇里断章取义。断章取义是不管上下文的意义，只将一章中一两句拉出来，就当前的环境，作政治的暗示。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郑伯宴晋使赵孟于垂陇，赵孟请大家赋诗，他想看看大家的“志”。子太叔赋的是《野有蔓草》。原诗首章云，“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子太叔只取末两句，借以表示郑国欢迎赵孟的意思；上文他就不管。



荇图

^① 今《诗经》共三百十一篇，其中六篇有目无诗，实存三百零五篇。

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如切如磋，如琢如磨，”^①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功夫。^②“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③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④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的道理；^⑤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以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⑥孔子以后，“《诗》三百”成为儒家的《六经》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那个“志”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的来解释那些诗篇。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

① 《卫风·淇奥》的句子。

② 《论语·学而》。

③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卫风·硕人》的句子；“素以为绚兮”一句今已佚。

④ 《论语·八佾》。

⑤ “思无邪”，《鲁颂·駉》的句子；“思”是语词，无义。

⑥ 《论语·阳货》。

以史证诗。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①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②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一语相合的。这样的以史证诗的思想，最先具体的表现在《诗序》里。

《诗序》有《大序》、《小序》。《大序》好像总论，托名子夏，说不定是谁作的。小序每篇一条，大约是大小公作的。以史证诗，似乎是《小序》的专门任务；传里虽也偶然提及，却总以训诂为主，不过所选取的字义，意在助成序说，无形中有个一定方向罢了。可是《小序》也还是泛说的多，确指的少。到了郑玄，才更详密地发展了这个条理。他按着《诗经》中的国别和篇次，系统地附合史料，编成了《诗谱》，差不多给每篇诗确定了时代；《笺》中也更多地发挥了作为各篇诗的背景的历史。以史证诗，在他手里算是集大成了。

《大序》说明诗的教化作用；这种作用似乎建立在风、雅、颂、赋、比、兴，所谓“六义”上。《大序》只解释了风雅颂。说风是风化（感化）、讽刺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颂是形容盛德的意思。这都是按着教化作用解释的。照近人的研究，这三个字大概都从音乐得名。风是各地方的乐调，《国风》便是各国土乐的意思。雅就是“乌”字，似乎描写这种乐的呜呜之声。雅也就是“夏”字，古代乐章叫做“夏”的很多，也许原是地名或族名。雅又分《大雅》、《小雅》，大约也是乐调不同的缘故。颂就是“容”字，容就是“样子”；这种乐连歌带舞，舞就有种种样子了。风雅颂之外，其实还该有个“南”。南是南音或南调，《诗经》中《周南》、《召南》的诗，原是相当于现在河南、湖北一带地方的歌谣。《国风》旧有十五，分出二南，还剩十三；而其中邶、鄘两国的诗，现经考定，都是卫诗，那么只有十一《国风》^③。

① 见《孟子·万章》。

② 见《孟子·万章》。

③ 卫、王、郑、齐、魏、唐、秦、陈、桧、曹、豳。

了。颂有《周颂》、《鲁颂》、《商颂》，《商颂》经考定实是《宋颂》。至于搜集的歌谣，大概是在二南、《国风》和《小雅》里。

赋比兴的意义，说数最多。大约这三个名字原都含有政治和教化的意味。赋本是唱诗给人听，但在《大序》里，也许是“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①的意思。比兴都是《大序》所谓“主文而谲谏”；不直陈而用譬喻叫“主文”，委婉讽刺叫“谲谏”。说的人无罪，听的人却可警诫自己。《诗经》里许多譬喻就在比兴的看法下，断章断句的硬派作政教的意义了。比兴都是政教的譬喻，但在诗篇发端的叫做兴。《毛传》只在有兴的地方标出，不标赋比；想来赋义是易见的，比兴虽都是曲折成义，但兴在发端，往往关系全诗，比较更重要些，所以便特别标出了。《毛传》标出的兴诗，共一百十六篇，《国风》中最多，《小雅》第二；按现在说，这两部分搜集的歌谣多，所以譬喻的句子也便多了。

[参考资料] 顾颉刚《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册下)。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同上)。朱自清《言志说》(《语言与文学》)。朱自清《赋比兴说》(《清华学报》十二卷三期)[《言志说》、《赋比兴说》两文今见朱自清《诗言志辨》一书。编者按。]

朱自清,《经典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4

^① 《周礼·大师》郑玄注。

顾颉刚（1893～1980），江苏吴县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史辨”学派的创始人，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也是我国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创者。本篇从具体文献资料出发，对《诗经》传说中的诗人和诗本事、周人的用诗、孔子对于诗乐的态度、战国时的诗乐、孟子说《诗》对诗学的消极意义等问题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流传、运用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语言平易浅白，材料掌控收放自如，是现代诗学研究的重要论著。

《诗经》在春秋战国间的地位

顾颉刚

《诗经》这一部书，可以算做中国所有的书籍中最有价值的；里边载的诗，有的已经二千余年了，有的已经三千年了。我们要找春秋时人以至西周时人的作品，只有它是比较的最完全，而且最可靠。我们要研究文学和史学，都离不掉它。它经过了二三千年，本质还没有损坏，这是何等可喜的事！我们承受了这份遗产，又应该何等的宝贵它！

《诗经》是一部文学书，这句话对现在人说，自然是没有人不承认的。我们既知道它是一部文学书，就应该用文学的眼光去批评它，用文学书的惯例去注释它，才是正办。不过我们要说“《诗经》是一部文学书”一句话很容易，而要实做批评和注释的事却难之又难。这为什么？因为二千年来的诗学专家闹得太不成样子了，它的真相全给这一辈人弄糊涂